

C40
4514
(169)



C 40-4514

了翁一塵諸大藏及有  
家書異之我州蒼雲山  
我微笑踰陞重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上

上堂

開堂拈香祝

聖罷次拈香奉為過現未來大覺海

中會利於含生

一切聖賢及生平所叅見諸善知識

衆古

道友會有一言一句布施我者師僧父母

一切恩親咸皆報謝又拈香云且道為什麼人若有

所為雪上加霜若無所為過莫大焉奉為先住楊岐

後住雲蓋親見慈明來底老古誰知道今日向這

裏拋三放兩去也遂坐圓通訥和尚白椎畢師乃顧

視左右云便與麼去自古自今如麻似粟若言更



無述  
百字句法精詳言多卷一  
一  
有如何若何曹溪一路平沉所以從上諸聖皆向火  
燄裏出來垂手只要一切人眼橫鼻直去今日衆中  
有大家垂手者麼出來僧問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  
何是最初一步師云過這邊立問人天交接兩得相  
見如何是相見底事師云爭敢相謾師乃云問話且  
止問之與答俱是贏得邊事古者道動則起生歿之  
本靜則沉昏醉之鄉動靜雙泯則落空亾動靜雙收  
則瞞預佛性到這裏直得窮天玄辯竭世樞機用一  
點不著獨有山僧今日幸遇太平世界得路便行不  
懼他人笑怪所以道此事上在諸佛分上不會增一

毫下在一切含生分上不會減一毫祇爲一念迷妄  
背覺合塵輪轉三途暫無休息遂勞我竺乾本師於  
大解脫海中強湧玄波三乘教外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且道今日如許多葛藤阿那裏是直指處若向長  
老口邊覓大似貪觀天上月忘卻室中燈若向不言  
不語處會直得盡大地亾鋒結舌祇是箇無孔鐵鎚  
有什麼用處到這裏還有知音者麼良久云祇見白  
雲飛散盡不知明月落誰家

次日舉雪竇道偶續靈鋒照夜燈遽泛鐵船下滄海  
承天此者也隨例泛一隻鐵船文殊普賢爲招頭把

陀觀音摩詰爲打篙搖櫂承天祇管坐地看楊州既  
然如是且道將什麼報答諸人良久云誰知遠燼浪  
別有好思量

到圓通僧問二師相見合談何事師云六耳不同謀  
僧云謝師答話師云聽事不真喚鐘作甕僧便喝師  
云過乃云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煙島良哉觀世音全  
身入荒草大衆承天未出世時或有一箇半箇衲子  
相疑著誰知道出世後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然  
雖如是猶賴得圓通主人在何謂如此千古萬古無  
人知眼裏瞳兒看

到歸宗云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  
便呼爲智大衆承天此者來禮拜歸宗師叔師叔若  
行一丈承天也行一丈師叔若行一尺承天也行一  
尺何謂如此得風流處且風流有般漢到這裏道耶  
舍塔高金輪峰峻取眼回頭早是鷄子過新羅似恁  
麼還稱得老師叔也無不見道打麪還他州土麥唱  
歌須是帝鄉人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清平過水  
到開先云莫行舊時路莫掛本來衣如今有人向鋒  
刃上橫身火燄裏出手盡是勞而無功豈可更擔水  
向河頭賣然雖如是若殺娼母臨明鏡也道不勞紅

粉施

到棲賢云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芟葛藤來山南東  
葛西葛卻爲在歸宗開先萬杉一時打疊卻了也今  
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癩卒著脚手不辦幸望  
大衆不怪伏惟珍重

歲旦云今日普天之下盡添一歲且道水牯牛還添  
也無添與不添且致且道牯牛鼻孔重多少若知得  
他鼻孔觔兩分明一任侵他人苗稼若也未然臘月  
三十日莫道春來草自青

上堂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

衆聶在鼻上脚在肚下且道寶在甚處乃云人面不  
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上堂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貶向鐵圍山大衆  
世尊一期大似爭小失大有失大人之相如今若有  
人向承天這裏起佛見法見承天終不敢動著他何  
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如存若亾下士聞道  
大笑之大衆若約衲僧門下卻許他大笑底有芟骨  
氣何謂如此衆眼難瞞

豎起拄杖云劍刃上踔跳卻橫按拄杖云微塵裏走

馬何勞去復來個是知音者擲拄杖下座

哉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大衆如今禪和子一個個出來氣宇如王問著辯瀉懸河有甚奈何處忽若解按下雲頭聽承天說夢將有如無話往往方知道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然雖如是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

今朝至節一陽生於此日拈起拄杖云且道這個作麼生便恁麼構得且恁麼應時納祐若數至大年前頭大有雪在所以承天十度發言九度休何謂如此當門不必栽荆棘後代兒孫惹著衣然雖如是三

十年後太公釣魚

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個是把纜放船底手段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床一下云掀翻海嶽求知已撥動乾坤見太平

若常似今日承天謾得諸上座若不似今日承天謾諸上座不得何謂如此黨理不黨親

卓拄杖云一漚生波瀾始又卓云一漚生文殊起又卓三下云這個又作麼生長久云誰知遠燼浪別有好思量

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且道六入十二緣十八界乃至

八萬四千法門從甚處來以手拍禪床云好女不著嫁時衣

舉僧問投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投子作色云這個師僧好發業殺人西堂別云家家觀世音大衆投子可謂善解量才西堂可謂善解補職如今忽有人問白雲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卽向伊道青山綠水短棹孤舟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爲甚百鳥啣花獻師云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問如何是佛師云鑊湯無冷處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烏飛兔走師乃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輦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大衆且道立卽是不立卽是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以手拍禪床云叅

生歿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肇法師固然不知有不爲物之流動者作麼生是不流動者良久云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

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大衆祖師可謂善解借手行拳有般漢在在便道言猶在耳不見道子期去不反浩浩良可悲不知天地間知音復是誰

烏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汝衲僧尋

常放匙把筯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什麼卻氣急  
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江月照松風吹到者裏還有不漏網者麼良久云皇  
天無親

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邊  
誓願學衆生無邊誓願度無上菩提誓願成法華亦  
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來要添衣困時伸脚睡  
熱處要風吹

上堂將此淡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  
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

開堂上堂問答罷乃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迦  
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流  
傳母令斷絕至於今日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  
無分將什麼分付將什麼流傳諸人分上各各自有  
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道北種種施爲  
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  
辰森羅萬象祇在目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  
時盡在諸人眼睛裏已開者不在此限未開者山僧  
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法眼藏看乃豎起兩指云看看  
若見得事同一家其或未然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



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恁麼道無句得商量既滿口說了爲什麼無句得商量喝一喝云分身兩處看舉金鸞一日在厨前見典座便問典座變生成熟卽不無典座離卻木杓道將一句來座無語後令僧入室代語皆不契乃自代云羊羹雖美衆口難調大衆且道金鸞離得木杓也未法華卽不然離卻木杓一句作麼生道人情若好喫水也肥

今年雨水非常足管取秋來天下熟牧童齊唱太平歌笑殺東村王太叔

合肥請師不赴回山云不住城隍果所期山花山鳥又同嬉石泉昨夜窓前過何事清聲勝舊時卓拄杖三下

玄沙因誤喫藥徧身紅爛僧問如何是堅固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天衣懷和尚頌云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展家風時人祇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亦曾有人問法華如何是清淨法身祇答他道屎臭薰天又云蓮華葉上化生兒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法華亦有頌屎臭薰天亦偶然法華爭敢爲君宣鼻中若有通天竅一任橫行不著穿

舉雪竇道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  
立望何極乃迴顧侍者云還有人守方丈麼云有自  
云作賊人心虛雪竇老人放去收來有舒憐乾坤之  
手然雖如是何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法華忍  
俊不禁當爲古人出氣山櫻火焰輝山鳥歌聲滑擣  
手不同途任他春氣發有天有地來幾個眼睛活法  
華誓出不著問侍者守方丈便下座

結夏云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  
護生衲僧家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唾一唾唾  
破釋迦老子面門行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脊骨猶是

隨行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如何是本分衲僧無限  
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

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直半分錢正  
入得法華門未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且道什麼  
人升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啾眼生三角頭喙五嶽  
法華收得三般希奇之寶尋常少會拈出今日麻頭  
穀頭進發不免將出奉送諸人拈拄杖卓三下云前  
頭第一不得擘破又須分教兩平縱遇南番舶主也  
須換卻眼睛

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搥手云

無也無也乃云曾經大海休誇浪除卻巫山總是煙  
拍禪床一下

此事如在萬丈崖頭相似總知道放手著便撲到底  
祇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著一毫頭教諸人到  
底去乃擲下拄杖下座

學道先須且學貧學貧後道方親一朝體得成貧  
道道用還同貧底人法華雖與古人同路行且不與  
古人同路歸何謂如此自任個小院子客來僉無施  
設無可咬嚼賴得下面有人撐住逐日且蓋覆得過  
可謂山花不廢栽培力自有春風管帶伊

施主捨法衣云龍披一縷金翅不吞當時若一口吞  
盡豈不天下太平且道那箇是吞不盡底拈起法衣  
角示衆云者箇豈不是吞不盡底還見麼等閒掛在  
肩頭也勝時人著錦衣

任龍門僧問如何是龍門境師云到者方知如何是  
境中人師云兩脚踏地乃云見聞不脫如水月中山  
色水聲名花異鳥滿眼滿耳作麼生說箇脫底道理  
要會麼暢暢釋迦老子無伎倆休休龍門山水天下  
幽夜來一覺到天明得風流處且風流

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釋迦老子誑惑人家

撰述一  
男女陷在阿鼻大地獄中至今分說不下拈起拄杖  
云太湖縣裏屠兒項大伯今日向龍門拄杖頭上成  
等正覺轉大法輪度一切含生諸人還見麼若也見  
去天下太平以拄杖擊禪床

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覓國師不見州云在  
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旣在鼻孔裏爲什麼不見沙  
云祇爲太近大衆國師若在三藏鼻孔裏有什麼難  
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裏

作是思惟時十方佛皆現且道作麼生思若以有心  
思則盡大地是荆棘林若以無心思則盡大地是荒

岑良久云雲從龍風從虎

叅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吾今老倒疎慵  
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鋤頭知我道栽松同步上  
金剛洞山聰老可謂敢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  
今古難並其風龍門病叟每日被膈氣撲得來一日  
不如一日祇見羸瘦實是無氣力與人商量然雖如  
是家貧願鄰富

有時碓嘴生華有時佛面百醜李公醉倒街頭自是  
張公喫酒燈籠皺斷着頭露拄呵呵拍手

未透者且教伊識已透者須共伊行盡大地是沙門

一 隻眼教阿誰識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向什麼處行  
所以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  
人難共住大都繙素要分明少處減些子多處添些  
子爲什麼少處更減多處更添神僊秘訣父子不傳  
今日也道這個明日也道這個作麼生是那個漆桶  
叅堂去

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拈拄杖云這個拄杖且作麼生  
捨又作麼生談個非法良久云敲落鼻孔露出眼睛  
擊禪床

一 法不明翳汝眼睛拈起拄杖云者箇豈不是眼睛

八萬四千法門無一點影子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解  
脫作麼生翳得伊祇如每日見山見水分別青黃赤  
白不是伊又作麼生見乃卓拄杖一下云瞎

一 僧在經堂內長坐一日藏王問上座何不看經僧  
云某甲不識字王云何不問人僧鞠躬叉手云未審  
是什麼字王無語大衆藏王雖然無語爭奈其聲如  
雷者僧雖不識字要且點劃分明且道是什麼字良  
久云玉篇裡尋取

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客來須看禮之常道且道賊來  
作麼生打人面是賊賊面是人半夜三更有什麼辯

處然雖如是也不得放過以拄杖擊一下  
佛法二字掉去他方世界未為分外一日兩度鉢盂  
濕少一點不得不見道常聞一飽忘百饑今日山僧  
身便是乃云不審不審

尋常向汝道未也在也無別意祇是要諸人喫粥喫飯  
須是自家拈匙把筯使得飽若取別人辦祇是虛飽  
臘月三十日竄得一場乾嚙唾然雖如是莫教忘卻  
口

海會開堂問答罷乃云善言言者言所不能言善跡  
跡者跡所不能跡每口開口動舌無非是言作麼生

說個言所不能言既喚作言卽便是跡作麼生說個  
跡所不能跡到這裡一大藏教用一點不著到者裡  
一大藏教數字用得著爲什麼先用不著後又卻用  
得著且道請訛在什麼處不見道千峰勢到嶽邊止  
萬派聲歸海上消自古自今向其間鑽仰者如稻麻  
竹葦實端的透徹者百中無一二若果然透得十二  
時中不妨慶快應機接物利樂有情盡乾坤星辰日  
月盡大地草木叢林都作一個出入遊戲之場古者  
道玉轉珠迴佛祖言精通猶是污心田老盧祇解長  
春米何得黃梅萬古傳山僧在菴中亦有示徒直下

雖然沒許般透如未盡活還難海門昨夜狂風起無限波瀾一掃乾恁麼地先與人開却路然後兩手撥向人前靈利底不用絲毫氣力便提得去還有麼若提不去敢問諸人十二時中應用施爲分賢別愚是非非是個什麼

郭功甫入山上堂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故舊今日遠訪白雲舉似大眾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言上大入丘乙巳化三千七十七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

知禮也

中峰至云九九八十一幾人能解算兩個五百文原來是一貫到者裡添得一文麼若有添得一文卽便滿路光生拔出古今爭奈自古自今千個萬個祇愛足頭底白雲今日爲汝添看乃云下座與知事首座大眾請中峰和尚陞座一徧

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卻被一莖草蓋卻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未知有時幸自十相具足稍知有後分明卻被礙塞  
要得盡善盡美麼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此事有人擔得起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有人擔不得  
不值半分錢且道三千大千世界底是不值半分錢  
底是知恩方解報恩

揚着瞬目拈鎚豎拂彈指警效盡是抓鈎搭索海會  
今日還免過也無家家觀世音處處彌陀佛

舉百丈開田僧白云開田也請說大義丈行數步退  
身立展開兩手師拈云百丈說大義祇是如此當時  
再參馬祖底向甚處去若言更有在未免與蛇畫足

作麼生得見百丈立地處客來無茶點蒿湯備禮儀  
洞山悟本禪師云初秋夏末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  
去有僧舉似瀏陽菴主主云出門便是草師云若見  
得菴主便見得洞山若見得洞山便見得菴主洞山  
卻易見菴主卻難見爲他不爲住持之絆不見道雲  
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功高二儀而不仁明踰日月而彌昏肇法師只得半  
邊且作麼生是完全者乃云左眼半觔右眼八兩  
馬大師道卽心是佛又道非心非佛諸人卽今要見  
馬大師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到長安



開口有時道得著開口有時道不著著與不著爭幾  
何祥麟祇有一隻角

彈指聲歎揚眉瞬目無不是這箇古人爲甚卻道萬  
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捩始應知要會麼九九八十

一  
田地穩密底古佛家風在神通遊戲底今佛放光明  
且道卽今是古是今乃云上馬見路職到威成

古人畱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着鐵壁相似忽然一  
日覷得透方知自己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鐵壁鐵  
壁

一句道得盡與祖佛爲師一句道不盡與人天爲師  
今日作麼生道乃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一二三四五剩得太多六七八九十又却少些子且  
道作麼生向定盤星上秤得恰好去乃云到頭霜夜  
月任運落前溪

有爲雖僞棄之則道業不成無爲雖真著之則慧性  
不明古人向者裡借路經過盡大地總在脚跟下若  
向長安城裏則賺殺一船人要見白雲麼時把一聲  
歸去笛夜淡吹過汨羅灣

開口時末上一句正道著舉步時末上一步正踏著

爲甚鼻孔到夜不正祇爲尋常見他頑了所以不肯  
發心白雲今日勸諸人發卻去乃云一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依舊宿蘆花有誰可共明月滿  
船無處

沙鷗時叫兩三聲

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與  
盡忽然得見本爺娘作麼生是本爺娘乃云萬福萬  
福便下座

直下分明承當得了被人道個不是便見叅差不然  
亂有承當不然忘前失後且道病在甚處祇爲未有  
透底時節祇這個不是泄盡天機並無一點滌漏良  
久云不是不是

舉其贊僧問接待不易贊云譬如餒驢餒馬瑯琊云  
快把飯來師拈云瑯琊有不犯之手雖然如是白雲  
卽不然譬如餒驢餒馬願行者長似今日

舉僧問楊岐如何是不動尊岐云大家齊著力白雲  
卽不然如何是不動尊禮拜著

世間一切伎倆手頭弄得熟後自然方有餘態且道  
衲僧伎倆手頭弄得熟後有多少餘態良久吹一聲  
下座

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卓拄杖三下云時時示時  
人時人俱不識卓拄杖下座

洞山天晴蓋卻屋乘時刈却禾輸賦皇租了鼓腹唱  
謳歌良久云洞山聽禪師何似白雲老

楊長官至云自古自今說理說事者如稻麻竹葦會  
禪者更比比然討一個家裡人如天上揀月相似黃  
梅賢宰楊次公聞名十載有餘夜來忽蒙訪及元來  
卻是一個本分家裡人杓柄長短鍋子大小雖然未  
曾一一點過看他數目也甚分明可謂如在東溪日  
華開葉落時幾擬將黃金鑄作鍾子期昨來當塗郭

功甫到曾舉上大人一徧今日次公來更須舉一徧  
夜涼堂上坐忽聞人叫喚黃梅楊長官來到白雲畔  
久聞竊我宗未得當面斷一夜燈火前勘過舊公案  
所犯一一招也要衆人看鼻直顴骨高一個沒量漢  
何日履亨衢吾道聊輝煥共唱太平歌掃盡天下亂  
文章不礙他兼能大衍算兩個五百文依前是一貫  
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豈不知有一華開五葉結  
果自然成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忌口自然諸病滅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  
順祇得清閒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

心猶隔一重關

諸人每日見底諸人每日用底如從天上降下地中  
涌出縣縣然無絲毫間斷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  
不後白雲病老打底不遇作家到了翻成骨董

從來共住不知名觀漢任用相將祇麼行一脚在前  
一脚在後自古上賢猶不識端的也未造次凡流豈  
可明錦上更添花

叮嚀損君德無依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這個是黃泥那個是白石

悟了更須遇人始得若不遇人祇是一個無尾胡孫

才弄出人便笑

演首座受四面請云年年秋暑甚如初何事清涼特  
有餘盡是當人心地感不虛把手在龍舒且道把手  
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興道者開田回云三載區區弄水泥捐裙擗褲又扶  
犁滿倉收稻方歸院一任禪和鞞肚皮且道鞞底是  
禪是飯乃云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少一滴不得剩一滴不得且道是甚麼人分上事良  
久云日日東上夜夜月西流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是何言與承天

道針眼裏躍出猱龍藕絲中開張世界何謂如此功  
多業就水到渠成

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大地水  
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大獅子吼演說  
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什麼法門南嶽說洞  
山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  
坐斷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  
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  
山出來道汝兩個漢正在葛藤窠裡不見道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個漢見解若上衲

僧秤子上秤一個重八兩一箇重半觔一個不值半  
文錢且道那個不值半文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  
吹入我門來

示衆云佛身克滿於法界曾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  
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個隨緣  
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  
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  
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  
相別去宿松縣裡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  
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

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汝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者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卻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汝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淡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

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卻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真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裡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床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

撰述  
自雲空塔碑開寶錄卷一  
十一  
陷吉人

師姓葛氏衡陽人幼事翰墨及寇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儼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任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又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汝宋仁宗熙寧五年丙戌示寂世壽四十八

贊

楊岐和尚

碧海中焚爛泥裏刺虎嘯龍唵雞啼犬吠天下楊岐討甚巴鼻

衡州茶陵受業和尚

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兮所陳伊何百尺  
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没山河固不方遊兮何遊之  
有玄沙保壽兮師其與偶雁峰之東兮涿川之口三  
十三秋兮大獅子吼舒兮卷兮已而矣依前空瀉涑  
川水九江相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謾勞提耳  
一爐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題雲蓋會和尚遺塔

五峰諸祖塔我祖據中央山脈朝來正溪光瀉去長  
僧移雲際樹客獻海邊香從此瀟湘畔遺風振洛陽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上終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

頌古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  
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有此時  
人文殊椎下分針線

世尊因外道問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  
坐外道讚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作禮而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  
得入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擲隨鈎  
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傳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陞座以尺拊案一  
下便下座帝愕然誌公乃問陛下會麼帝云不  
會誌云大士講經竟

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  
取直得梁王努眼睛且道努底是什麼

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問在此何爲師曰等個  
人來曰來也師曰汝不是這個人或解布袋百  
物俱有撒下曰看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個

喚作什麼或袋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  
手曰汝不是者個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  
僧回首師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  
或起行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  
兒戲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  
叉手而立僧曰祇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肩  
負而去

都盧一個布袋裡面討甚奇怪困來且得枕頭攜去  
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

楞嚴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撰述  
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堂前露柱久懷胎生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操直取狀元來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會容易舞三臺

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至維摩摩默然文殊讚嘆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真入不二法門

三個兩個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算

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面展陣開旗放出  
來一指動時客戲見

金剛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水不洗水誰不知旋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  
算免被巡官掌上推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華以青蓮目曾示大衆百萬聖賢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毋令斷絕

盡說拈華微笑是不知將底辯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迦葉因阿難問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葉召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卻門前刹竿著

金襴之外復何傳第應兄呼豈有偏倒却門前刹竿子免教依舊倚牆邊

達磨大師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陛下識此人否帝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曰當遣使詔之公曰莫道陛下詔闖國人去他亦不回

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室峰前坐梁王休言更去招

遠磨自梁涉魏至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及九年

撰述  
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謾言教外別傳爭奈  
不識這箇

二祖慧可大師初叅達磨立雪斷臂曰我心未  
寧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  
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師於此悟入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雪重知  
冷鼻孔依然搭上唇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祖  
告曰吾欲傳法於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吾尙  
遲汝師諾遂往周家女托生因拋濁港中神物

護持至七歲爲童子祖一日往黃梅逢一小兒  
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曰姓卽有非常姓祖  
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  
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乃令出家後付衣鉢  
居黃梅東山

在聖權方世莫評雙峰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托陰重來始繼燈管曰栽松名尙振千靈報母願  
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祇爲春中擇得能

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  
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卻汝是汝辜負吾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二度應諾茫茫亂下鍼錐誰知  
可知禮也

國師無縫塔

無縫塔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  
級永向琉璃殿上懸

青原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  
陵米作麼價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個商量不掛唇無限清風生闌  
外休將升斗計疎親

馬祖一日陞座百丈卷卻面前席祖便下座

昨日東風偶然惡桃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  
狂滿地不知何處去

馬祖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  
面佛月面佛

大地山河俱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  
前閃爍珊瑚光杲杲

百丈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  
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大機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峰自有權稍若錯傳王令  
者腦門須喫棒三千

南泉禪師因兩堂爭猫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  
收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  
趙州自外歸師舉前話示之州乃脫草鞋安頭  
上而出師曰適來子若在卽收取猫兒也

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  
血直得橫屍滿路途

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  
了狼忙走出恐天光

樂山曰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  
千聖不然楊岐曰口上著

樂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  
處方知千聖不能傳

水潦和尚叅馬祖禮拜起欲伸問次祖一踏踏  
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呵呵大笑曰也大竒也大  
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向一毫頭上識得根  
源去

一踏倒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揩  
痒萬萬千千出一毫

麻谷因良遂座主叅師閉卻門將鋤頭去削草  
遂又來扣門師曰誰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

去凡數四如是遂忽然有省再去扣門曰和尚  
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本經賺  
過一生師乃開門令通悟繇印可之遂返都城  
講肆散席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  
知處諸人不知

閉戶攜鋤已太賒更來當面受糊搭光中自覺遭謾  
久方信無人共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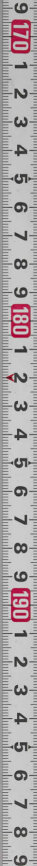
百丈惟政禪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  
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

恁麼和尚作麼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  
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  
太煞與汝說了也

涅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人錯  
聽一時喚作鷓鴣詞

百丈示衆曰汝等爲我開田我爲汝說大義會  
請開田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裡傳誰道舌頭曾不  
動五音六律太周旋

池州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



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  
半個他恁麼驢年去

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知南泉提起驢年  
事且道如今是甚時

龐蘊居士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  
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  
於言下頓悟

一口吸盡西江水萬古千古無一滴要須黨理不黨  
親馬師可惜口門窄

黃檗運禪師曰汝等盡是墮酒糟漢還知大唐

國裡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衆爲甚麼卻  
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

大唐國裡無禪師與君攜手歸家裡拋鉤祇欲釣獐  
龍誰知得箇跛鼈子

馮山祐禪師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  
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馮山僧某甲若喚作  
馮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馮山僧  
喚作什麼卽得

不道馮山不道牛灼然何處辯蹤繇絲毫差卻來時  
路萬劫無繇得出頭



陸大夫問南泉曰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曰大夫時人見  
此一枝花如夢相似

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華如  
夢須信壺中別有天

龍潭崇信禪師未出家時爲餅鋪在天皇寺前  
每日常供餅十枚上皇皇受已卻畱一餅與之  
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某將來何以返曰惠  
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何咎師因悟入遂投出  
家

十餅每將畱一個因思何謂蔭見孫團團將去還將  
入不覺醍醐到頂門

龍潭一日問天皇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  
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  
指示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  
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  
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  
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  
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脫白投師貴苦辛擎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

事笑倒街頭賣餅人

趙州諭禪師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

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分曉衲僧多是渾淪  
吞子細得他滋味少

趙州云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

真佛內裡坐

併卻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鶻東西南北謾擡  
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法眼禪師舉趙州栢樹子語問覺鐵嘴承聞趙

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

眼曰真師子兒

新羅鷄子刺天飛鈍鳥籬邊慳不去趙州庭栢一何  
高誰道先師無此語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

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

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

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穴蝦蟆無出  
路却寃天道不平句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

否師曰會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  
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  
裏誰知別有好思量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曰某  
甲祇念得到這裡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  
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趙州因僧問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  
也未僧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

省悟

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禪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  
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  
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兒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  
水上打毬子僧卻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  
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何謂識兮還具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  
喃急水打球攔口聲

臺山路有一婆子凡僧問臺山向什麼處去曰  
驀直去僧便去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  
舉似趙州州曰待我勘過明日便去問臺山向  
甚麼處去曰驀直去州便去曰好個師僧又恁  
麼去州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君勘破  
了趙州脚跡少人知

臨濟玄禪師問黃檗佛法的的意檗便打如是

三問三度被打皆不契會遂辭檗行脚去檗指  
往大愚師至大愚愚曰那裡來師曰黃檗來愚  
曰黃檗有何言教師曰親問佛法的的意蒙和  
尚三度賜棒未審過在甚麼處愚曰黃檗恁麼  
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  
法元來無多子愚乃搗臼曰者尿牀鬼適來道  
不會如今又道無多子且道是多少師向愚肋  
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還  
黃檗檗曰返何速乎師曰祇爲老婆心切檗曰  
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者大愚饒舌待見與

他一頓師曰說甚待見卽今便打遂打槩一掌  
槩吟吟大笑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  
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臨濟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萬里青霄絕點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  
數幾個如今有腦門

臨濟示衆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  
人常向面門出入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

春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藏燼雷裡無位真人不可  
尋落花又見隨流水

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主曰州中糶黃米來師  
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割一劃曰還  
糶得者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  
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汝又作麼生座禮  
拜師亦打

寶劍持來刃似霜幾回臨陣斬蠻王有情有理俱三  
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臨濟將示寂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

撰卷  
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  
已後有人問汝向他道什麼聖便喝師曰誰知  
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

擘破泰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卻正法  
眼直得哀聲滿大唐

大隨法真禪師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  
審者個壞不壞師曰壞僧曰恁麼則隨他去也  
師曰隨他去僧不宥後到投子學前話子裝香  
逢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  
悔僧回大隨師已遷化再至投子子亦遷化

壞與不壞舌無骨驀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火  
中天下熬熬設啾啾

大隨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個  
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屨覆龜背上僧無語  
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  
了大隨却被這僧設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遷  
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爲首座  
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師

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寰中定是非畢竟水須朝海

去到頭雲定覓山歸

靈雲勤禪師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  
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  
至如今更不疑瀉山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玄  
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辯得渠千古華山山脚  
下豈知潘閔倒騎驢

德山鑒禪師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更淡何不  
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燈度  
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

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  
尚舌頭也

明暗相陵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滅眼睛  
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德山因廓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  
作麼作麼曰勅勅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  
明日師浴出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  
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剛咄咄太陽忽轉跳出  
來千峰萬峰空突兀

洞山曰一大藏教祇是個之字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

投子禪師趙州問大庾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灰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強將雲髻高高

縮遮得傍人眼也無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了角女子白頭絲

了角女子白頭絲猛饑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擬閒雲流水不同歸

仰山住東平時瀉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瀉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瀉山送來若道是瀉山鏡又在東平手裡道得則畱取道不得卽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



師鏡拈來呈衆了癡人往往爭妍醜當時撲破不可  
尋免教壞却兒孫手

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什麼却覆  
師堅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  
露柱曰雖然無入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  
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兩個八文爲十六從頭數過猶不足拏來亂撒向階  
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興化獎禪師因後唐莊宗幸河北回魏府行宮  
詔師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

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

北番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  
在翩翩直自入雲端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  
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破脊驢多臭肉蠅誰知興化不徒行慣從五鳳樓前  
過手握金鞭賀太平

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師以手托庵門放身出  
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

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個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雪老卻入庵中後路上無人見得伊賴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

雪峰曰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曾請看

看毛罽裏遊南嶽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雪峰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

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象骨鼈蛇當大路稜師可憐便亾身雲門弄得雖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

雪峰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玄沙云今日王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火燄騰輝說寂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

乾峰和尚上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

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曾請便下座

黑白分明滿局棋曾無一着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總不知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撰述  
鋪主將鑰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噴

寶壽開堂日方陞座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  
曰汝恁麼爲人非但瞎卻這僧眼瞎却鎮州一  
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歸方丈

金鎚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  
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羅山道閒禪師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歛僧  
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接手云靈山  
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個俗漢

紛紛雪影耀閩天閩王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  
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玄沙偈禪師示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  
祇如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錫墜  
拂他眼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啞若接  
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  
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僧珍  
重出師曰不是不是

退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  
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個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閒嬉

漳州保福禪師因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二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師云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雲門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裡藏身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閒無奈幞頭何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師曰露

簸土揚塵無避處翻身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裡飯桶裡水

朝打三千未爲多暮打八百未爲少鉢裡飯兮桶裡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裡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茆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糊餅雲門糊餅模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問西來閑達磨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人後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曾風穴云瞎

黃龍心云更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

頂上有來真個瞎輝天鑿地不同時大悲手裡休擎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個是自已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爲君分別

報慈藏嶼禪師因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祗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甚麼師曰這個梢郎子未遇人在

無情繇隔若爲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憎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巴陵顯鑑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

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鏃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

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洞山初禪師初叅雲門門曰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門曰什麼時離湖南師曰去秋門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什麼處門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頓省一鏃三關破不難奈何猶在是非間曲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觔

觔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生嗔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

首山念禪師因僧問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

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

空手歸時誰肯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如白日開

法眼文益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一滴水

曹源一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翫者茫茫空繞水邊行

法眼因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僧於是悟入



一文大光錢買得個油糍喫向肚裡了當下便不饑  
 龍濟紹脩禪師行脚時同悟空法眼到地藏向  
 火舉話次藏入來乃問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  
 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藏豎兩指云兩個三人因  
 此同叅

地藏當機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管天回地轉卻等  
 閒千古萬古兩條鐵

五祖戒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  
 硬似鐵

踏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望不能說新羅國裡火星

飛直上雲門指上熱

智門祚禪師因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  
 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蓮華荷葉有繇哉泥水分時絕點埃堪憶九龍初沒  
 處東西一步一華開

汾州昭禪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青絹扇子足風涼

青絹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無縫  
 者人前空自眼如羊

北禪賢禪師歲夜小叅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

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  
菜羹燒榑柶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  
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  
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裡有公人到  
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  
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捨去師下禪床  
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  
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爲  
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  
一狀領過

納它皮角要輪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  
落滿家圍火掩柴扉

雪竇顯禪師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鈎遲誰知雪老垂綸  
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  
上爲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裡瞠眼曰恁麼則從  
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蒲面慚惶移步

去清光灼灼避無踪

雲蓋繼鵬禪師初謁雙泉雅禪師泉令克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省發一日泉向火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箸便搯師豁然大悟

與奪雙行驗正邪纜爭拄杖便亾家驀然鐵棒如風疾失卻從前眼裏華

玄則禪師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

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又如何眼曰汝問我與汝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觔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慈明圓禪師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盒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便放爐中燒師曰斲郎當漢又恁麼去也

千人萬人行一路幾個移身不移步對面拈香爐上  
燒斲郎當漢又恁去

瑯琊覺禪師因長水法師問經云清淨本然云  
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  
生山河大地

混混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相  
當免被傍人來覷見

大愚芝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  
鋸解秤鎚無縫罅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許亂商  
量一任稱提繞天下

楊岐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  
弄蹄行僧曰莫祇者便是師曰湖南長老

三脚驢子弄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裡見他須喪  
命祇緣踢踏最分明

楊岐因僧問少林面壁意旨如何岐云西天人  
不會唐言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澗山重不易論萬古八風吹不  
入西天人不會唐言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岐云東方來者  
東方坐

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  
坐草木重霑雨露新

楊岐因慈明上堂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  
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溪村師曰官  
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  
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  
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光無煩一句論高  
價把手歸家笑幾場

楊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

一堪作什麼師曰鉢孟口向天

鉢孟向天底時節十方世界一團鐵少林面壁謾多  
年衲僧眼裏重添屑

茶陵郁山王因廬山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  
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惡  
九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  
悟遂有頌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  
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更不遊方

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川  
上吟嘯無非避哩囉

動輿事會

飯若真珠麵如玉食罷溪行數曲忽然逢個荷鋤翁我自高歌他鼓腹

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本年資刻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計字一萬七千七百七  
該銀十五兩五錢一分

康熙六年十一月

日

錢印  
道生

白雲守端禪師語錄卷下終



二十一

七